

虞道園

金元明八大家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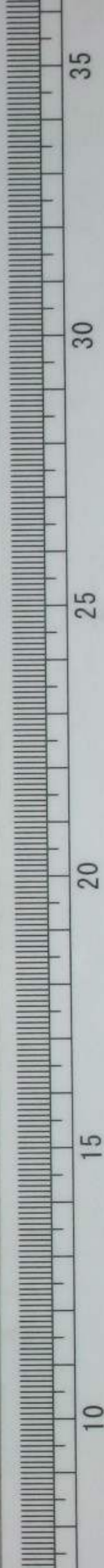
十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8

4



文庫 11  
D 238  
4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7540

虞道園先生文選卷七

記說書書後墓誌銘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  
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以息  
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于是其帥陽侯珪以至元  
年卽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于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  
名之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  
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一

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  
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  
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  
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  
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額額千里北出  
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交東出平臯徬徨乎陳蔡齊宋之  
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  
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  
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

賦疲于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黍伍  
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嗜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  
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  
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爲  
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鞅掌王事  
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于是有逸居安食  
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  
幼者壯壯者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  
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

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于斯樓也  
 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于煙雲晻靄之間  
 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于無虞而世世保茲樂  
 土以奉國家盛德于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  
 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于一時使遺名于後世而自託于茲者則  
 可以一慨也夫  
 意度本歐陽公豐樂亭記而以昌明博大嬉酣淋漓之筆出之  
 洋洋乎聲滿天地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邱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  
 子弟咸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以為美  
 談厥後朱文公為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畫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  
 太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  
 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為御史時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  
 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  
 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菴王  
 公左山商公靜軒閣公楊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

集于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為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于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為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于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于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肅肅昂昂，來集于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為彥和執筆書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又有不勝書者。今歟，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豈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兄弟以執政奉其父，秦公

于家第，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密為之蹙躅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實當五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予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于咫尺。蓋嘗披衡茅，廓豐蔀，而竊窺乎勾陳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也。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于麗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至足者矣。

人不以今古異中間以文忠作証設想已奇結處慨然遠懷尤覺忠愛之忱瀉溢紙上

謹敕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壻龍煥來告曰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爲國朝之人矣有志于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其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爲學以自立作堂于其居之左取馬文淵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謹敕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淵漢室名儒智慮不私于已然戒其子孫不嫌于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敕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

三才圖會  
卷之七  
五  
餘○裔○觀○于○前○言○往○行○有○得○于○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于○中○而○思  
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淵○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  
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爲○謹○敕○之○士○以○愚  
觀○之○果○能○以○謹○敕○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于○是○十○六  
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勅○之○爲○言○深○有○戒○敕○之  
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于○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已○者○如○是○其○全○于  
是○慎○之○于○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之○于○臨○事○之○際○不○使  
有○一○事○之○差○謬○如○是○而○致○其○謹○敕○之○功○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江  
之○流○而○諸○水○皆○從○襄○嶺○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爲○謹○敕○之○道

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  
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非○以○謬○迷○于○當○時○也○夫○君○子○之○爲○學○也○爲  
敦○厚○而○不○爲○刻○薄○爲○周○順○而○不○爲○疏○鹵○爲○無○擇○言○而○不○爲○躁○妄○爲  
謙○約○而○不○爲○放○肆○爲○節○儉○而○不○爲○奢○縱○爲○廉○公○有○威○而○不○爲○私○昵  
者○皆○必○謹○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  
懼○皆○謹○敕○之○事○其○可○以○爲○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詩  
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  
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敕○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  
掃○庭○內○修○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

元文選 卷七  
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于○事○天○之○大○勅○而○至○  
于○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  
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將○文○淵○語○翻○轉○來○說○議○論○醇○乎○其○醇○而○文○筆○則○縱○而○有○縱○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間乎民居  
官舍之中特爲憂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于秋高氣清望見  
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戶牖此  
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憫世拯  
俗之意而游覽燕息于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簫吳綵鸞二  
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于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  
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  
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適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



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沈溺于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于已，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于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爲文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章答問之意，傅會以爲說，蓋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而况他乎？遂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大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元契遇合真道不

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天自當恐懼修省，一息不敢緩，而可因循衽席之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籍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闌而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元谷無重貽愧于茲軒之高明云。

首段寫該軒之景，落落數言，最高最秀，中間持論極正，有禪風教而風神搖曳，韻度超然，亦足接飛仙于千載之上。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  
 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奇語驚人凌空倒景高隣日  
 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于塵壒之中沉溺于汙穢之下生死不出  
 于旦暮起滅不踰于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  
 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于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  
 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注始達于外而居人耕田  
 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  
 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

之余氏之彥曰敬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  
 之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温温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為風氣日  
 降情態日趨于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  
 人敬之曾老姑也敬公嘗至其處及敬樓于其居以瞻華蓋于咫  
 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請一辭以  
 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予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  
 而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  
 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  
 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語拍足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

小智自私而自以為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為明輕猥以相尙臆度  
 以為知則其念慮之所與云為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  
 明所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于家無  
 甚不足之慮外視于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淡薄而虛  
 曠于大道為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之迹則日  
 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謁浮邱伯之神  
 于山上尚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寄其千載之思于此也  
 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莫公之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  
 敬審問之他日為敬講焉是為記

中間講道理處皆儒門熟語他手亦能為之起結從華蓋落想  
 高韻遠神非天仙化人固不能動一筆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匯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瀦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眾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水汝水俱合于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峰嶺膠葛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壅鬱去其壅底以來爽塏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于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所係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

于茲湖也考諸舊誌容其進而莫之敢堙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卽此湖爲放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尙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郡昌馮公去疾卽湖爲堂幸學者以從事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爲風浴詠歸之地是以徽菴程君以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遊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

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其人也蓋書院始于淳祐戊申未三十年而內附國朝崇尚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于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事者弗虔浸爲旁近墮塹殖利鳶飛魚躍之高深溷以汙萊之變易川詠雲飛之閑適限以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爲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畝之土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于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來爲照磨覽

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諸其寮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廩膳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侵于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而幕老毫人趙君雷澤實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卽備徒役具畚鍤除損壞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淳生植爲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而郡將處州萬戶刑侯惟明始作漱石之亭以爲之勸而放生風雩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于成功朝夕程督

者錄事同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得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于無涯有不在於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措之宜者以予既老僑于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而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為記

首言湖之大有關係次言湖之歷久而廢次言今之修復而中間以井田溝洫伴講議論尤佳

新喻蕭淮仲久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父之父字仲久其從父適之求予為之說無以為說也然予北遊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營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汗澤之漭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為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冀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葺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眾不捍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做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隄防以衛衝冒畊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齊魯桑蠶之饒南不及吳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

予於是有感於取父之說焉。予欲之淮，觀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之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畊易，耨發歛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父始，是爲仲父說。涉筆皆有關係，此故不在章句離合之間。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夫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皇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澗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區區早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旣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

不見滌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旌旄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咕畢之小子迷瞶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叙其說不亦難乎姑述謏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鑒念不宣集頓首再拜前段摹寫其人後段摹寫其文皆有韓文筆意

重書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于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爲襍酬酢萬變而不以爲勞世不見知而不爲之愠時見用而不爲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斧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甌甕盎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于天者無不同也而心



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  
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  
謂○之○量○者○漠○然○于○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  
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  
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而○有○以○擴○其○心○  
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  
子○虛○子○中○自○其○少○時○受○學○于○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于○是○又○欲○  
余○廣○澄○陂○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嘆○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  
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

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患○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  
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  
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于○史○冊○其○爲○人○也○  
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于○陋○巷○而○夫○子○語○  
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乎○  
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于○孔○  
門○也○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不○思○觀○夫○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  
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况○于○千○載○之○下○吾○黨○小

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于顏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于令名子中以所聞于臨川者而盡心焉澄陂在其中矣

前言量可擴充由于明睿後以叔度目顏子鄭重低徊而歸結到好學上去予性褊急每欲鎔克而不能讀此文始知有下手處矣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不可者摺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學者之祿于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邇其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時公尙負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餽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糲○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

南且莫適公館見其為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為養者如此而歉然營若自以為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後連典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泰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祿未艾而其子乃以時材為顯官於朝公之敷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引孟子語恰好為本題下註脚而其文亦微婉頓挫神味無窮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孤宣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鍾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係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為雍人後十一世諱某從僖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為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

考故國史院編修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  
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  
一日生于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  
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于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  
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  
由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且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携先夫人  
置我兄弟于膝下口授論語孟子詩書等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  
得書之摹本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畧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  
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

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于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攷  
已爲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  
造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女安之仲常  
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  
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難其識民間傳聞朝廷得李斯  
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彧使秘書丞楊桓辨而上之乃著領極其  
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爲賓客署湖廣行省  
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龔斗升  
以爲養然所至論學設教饘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

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酌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于詩于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襲為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以為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為書尤病左氏之夸於辭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為所許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蓋

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

如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

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

而貧無以為家慟哭為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敏

于為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癖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己者

坐之上下莫不阿從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暑而死者坐者

卒皆不冤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

某方火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拯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

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兵且

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爲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筆者。仲常命可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將爲大亂，此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爲之。』仲常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者之爲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於集。叔弟葉同在京師，乃營葬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柩。

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蔬，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以斯文爲請，每一執筆，輿思輒流涕，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宣次旦，豈皆國學生孫裕、貺、堽、椿、桂、塤、女適賈熙、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銘曰：忠

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儆。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託翳卽土。明復爲人。孰待來古。

仲常之學。可以有爲而不克。大施於世。末段一字。淚幾不成聲。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叅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愿官至監福州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浚儀趙崇擇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叅軍而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

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永嘆焉昔嘗見其渠渠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歸然百年之舊惟塋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前主石城簿時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纁冠領羣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

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婁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戶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婁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弟序立執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為禮尚如吳公所言其諸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愜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七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架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於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



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吳二公之言知婁氏家世懿行  
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  
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同居無別籍循循然奉承扶  
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閭之間文獻故物漸盡安得不爲君銘  
之而著予之深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公定翁長君二十年而  
述君之行甚詳蓋以爲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  
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  
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婿得君君尚幼女猶  
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遺

闕又因王氏之室立嗣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  
之子張元哲遠游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資裝以之歸厚遺而妻  
之及姊氏歿視其奩橐畧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爲之具蓋君之  
資質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  
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有成人之道焉其間居儼然若思  
不忘言笑家庭之間敦睦嚴整居無它好坐無雜賓服無華靡室  
無妾媵凜然畏慎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  
言之抑亦可以爲完德嘉遜者矣子三人渠彬楫女三人孫男一  
人女一人其銘曰令德之門殆難爲賢隱居有能著自早年五十

元文選 卷之十 三十四  
而衰其用弗宜身修于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  
微刻石在阡

前幅引程吳二公之言引起身之所見以折入誌墓從容翔洽  
情致極佳後撮叙生平亦簡直

王母龔孺人墓誌銘

臨川蓋唐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諱敏學  
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齊會  
及女適能任適錙質適楊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  
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道  
既發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終故其子孫欲有以示後人  
而其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以為勸也于是饒次劉以從兄宗  
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郡名士老而益篤于古文從事文學而嘗舉  
遺佚者也乃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民生一女而卒龔故盱江太

世家愛其女擇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女如  
已出未幾臨川內附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置畏事長者多未  
出民間大家徂習怯懦不任力役以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立室  
燬于寇更徙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內以助之也既而姑氏與仲  
文皆卒卽故山以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攜其孤行哭于道將  
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時法度初定有司義之按籍歸王氏既  
葬靜孫纔五歲耳孺人治家內外肅然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  
與居從子之婦張與媪之老于其家者事織悉無所遺闕而家以  
益裕尤篤于教子以事詩書不墜先業爲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

數巨帙以授之則自丙戌至戊申廿三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  
食租賦門戶之酌應親戚之醜遺豪髮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  
吾爲王氏婦庶可以無愧矣然于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留養之  
親視其饑寒而爲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以苛  
煩闕白至於曾元娛侍無倦孺人乃清淨以居讀佛書而求其理  
又康健者三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自樂之不  
爲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舉家爲壽歡  
甚飲畢行後圃取杏核種之顧謂衆曰此以遺汝等食吾不能待  
矣歸三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清靜以俟終命醫至却藥弗

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日辰所值對曰某甲子曰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忝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佛號數十百萬具著于圖與數珠皆取以來既至則曰吾往矣無怖于心無戀于世戒勿遽哭歛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翛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九月甲子日葬于金谿之鵝塘嗟乎勞瘁于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三十年卒無恨于死生之變真能順憂患而寧以歸者壽年之高子孫之衆世以為貴而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 大父諱 父諱 銘曰百歲

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懼卒獲其安齊斬聚身熒熒一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時怡愉既休既寧至于期願忘昔憂患燕溫奉輿從以珍饌自約其豐幽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著此令德來者源源善視松柏起處點法甚別中間叙次閉如列眉一結尤勝



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以稱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箠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效謀勇者効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三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

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申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于墓是以爲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尙少

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元以來仍從事于郡以嚴  
敏稱連出佐其屬縣尤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  
至而歿標本桓榘棗其長子故贛州路寧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  
子也棟榘樞相季淵之子也季淵孝于母嘗三封股療母疾輒愈  
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况李氏有陰德其後  
必有顯者乎是爲表  
專表此一事口角如生節奏亦妙

虞道園先生文選卷八

行狀 附方外稿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  
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口里 會祖大德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  
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  
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畱太平州璿生曄始居咸口生公  
之曾祖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  
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  
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穎異  
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傳日受千  
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  
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  
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

理宗年號

而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  
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  
於羣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既而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  
先生曰試舉以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迺止粥者遂獻其  
書十四歲中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  
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  
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握於中精神心術  
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  
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巖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



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  
其後又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  
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  
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菴程先生若庸  
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菴蓋從雙峯饒氏游先生因  
鄉人謁之徽菴未出而外齋有揭帖子紙滿壁皆徽菴特見以語  
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  
之書以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  
此者數條徽菴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

復族子楨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爲友楨之者圩江程文憲公文  
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菴之門徽菴深知之而同堂之人  
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閒宣慰謂  
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  
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閒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爲有  
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  
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  
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  
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

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  
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  
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  
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  
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  
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  
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  
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  
張邵之徒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

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  
乎澄之齟齬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道  
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惜○此○唐○尚○托○空○言○不○得○見○歸○首○之○效以豪傑自期以進於聖賢  
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  
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爲是而自料所  
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  
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  
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考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  
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

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  
 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  
 草廬先生歲乙亥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  
 安丞蜀人黃酉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  
 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寇  
 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  
 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為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  
 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  
 水還歸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奉

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老母辭程公曰不欲往可  
 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  
 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老母辭一此而二十四年歸  
 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  
 公孟頫方召為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  
 一時風致識者歎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仕  
 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指可以教國子傳  
 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以進郡縣以時敦禮成宗年號元貞元年  
 八月游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中仲明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

學者曰眾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椽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  
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  
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  
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爲弟子授業終其身城中  
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爲說修  
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  
者多所感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  
先生於館塾以爲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  
者亦成宗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爲薦及在樞府

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  
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平平章軍國事不灰木曰樞密質實  
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逮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  
弟之得其傳者是以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  
生答書云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  
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况於  
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  
以開之可往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閣下之舉古大臣

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  
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修成之  
者在閣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生為一二次出而歸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  
寒五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  
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宏道及禹公珊竹公玠虞  
公塾賈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  
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  
定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暑觀  
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元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偽而著其說

武宗年  
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

是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為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

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  
之寢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閱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  
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先生旦秉筆堂上  
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  
循其言明其言明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  
使其刻意其刻意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講  
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

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時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  
 尚書省更改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為功欲得先生助已  
 而恐其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臥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  
 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即位尚  
 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  
 諸生語之曰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  
 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仁宗年號皇慶元年正月先生  
 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俶偃  
 失所居有流涕者遺數十人追至河上懇留不從朝廷亦遣人追

留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卻  
 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  
 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  
 先生為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為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  
 之為何如也亦仁宗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以居六越  
 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  
 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平易  
 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答此問不差  
 者先生以為纔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

第四次奉召不行

夫遣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愒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泝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為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英宗年號至治二年易纂言成三年英宗即位東平王拜住為丞相勵精為治黜陟臧否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大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亨蘭奚奉詔召先生於家使者致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既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敦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先生為之序先

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為國為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為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

屬之先生先生言溫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解之體廷中驟見  
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未詔作太廟議者  
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  
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考古  
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  
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  
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尙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敘  
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時漢人  
承旨缺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旨

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於齊化門外  
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  
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民田時激變贖之  
寧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虛增之稅唯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  
減削則例爲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爲害  
亦甚先生在朝數言於執政者泰定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  
生復以二事爲言詔書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  
稅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  
成均相敬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卽爲除豁十二月抵



家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受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微此一受以歸美張公即以結先生出處大節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明詔肇啟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珪以家世之舊懃懃之誠備位宰臣首當勸講又解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慚寡陋况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陳閉之心切以周尙父授丹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頤爲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

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蹟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粵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遠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

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諸書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協輿論文宗年號天曆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游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袁

明善言嘗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慨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為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府城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閒晨夕雖偶病少閒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以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臥乙酉夜有大星殞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五歲以元端斂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廕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

先生一年卒。袞先卒京，以奉養先生，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稟曾孫男十一，當蕃富，當營奮里，昇粟畧界，當營早世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鈴、袁鎮、黃蠡、曾孫男四人。全命命女二。嗚呼！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旣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閒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

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爲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鬢，特異常人，得斷簡於眾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

是以世祖以來不變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尙慊然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遽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內廷誠意深遠與夫議論大事雖可槩見而無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學肆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

其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大槩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湛其潔淨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爲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世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摭羣言各麗於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爲總例七

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  
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故  
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  
所謂例者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  
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饗廟取之  
大戴記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  
甚畧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  
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迺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  
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觀義而所謂

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於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爲一書其存者  
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  
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  
旨標識於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先王之  
遺訓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考者既表而出之  
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  
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  
則以爲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  
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爲校定

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  
 為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  
 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眾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  
 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  
○缺○于○乎○陸○無○所○倚○倚○著學統一篇使知學問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  
 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  
 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  
 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轍首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  
 精微文集具可考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記述識者有所擇焉嗚

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  
○贊○其○心○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漑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  
 如劍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  
 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憖遺文星下墜後  
 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  
 而已矣烏乎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義自幼侍  
 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  
 數月蓋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敘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  
 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大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二

元文選 卷八  
月朔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狀

吳先生一代大儒使居聖門定當在游夏之列此文首寫其爲學之勤及以身任斯道之重次寫其薦舉從遊之眾及出處本末之不苟末則論定生平而條舉其所著之書以昭示萬世可謂無遺蘊矣非先生有與於斯文亦何能言之親切如此哉

會上人詩序

以下方外稿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於天地宗廟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發婦怨女之感淫瀆讒刺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識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尙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

才之所能其可以一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  
語文字爲宗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擗節彙括以爲  
辭固有浩博宏遠大過於人者則固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  
詩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子  
多道之迺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筇之外一語不措者  
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錢塘會上人以其詩數百篇示  
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世相嬰凡吾前所  
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  
詠於泉石几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精矣至其貶駁眾人曾不少

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嘆  
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施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  
湖庶少慰其苦吟之心者予因爲之目曰春水結花塵萍都盡秋  
空卓秀一色空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噫予歷觀世  
變與作者之能事有槩於中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寥寥澹泊  
之至者乎故爲之序

看似提筆直書實則研練之至此等文非先生莫有蓋亦以其  
超詣特卓之見擗節彙括以爲詞者宜其浩博宏遠大過於人  
也



送吳真人序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元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  
事聞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  
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  
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甚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  
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以  
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  
又直寫出以爲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  
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君子之

所以綏福履也乃合絹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並立  
如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寒  
蛟古虬角剋距短蒼然真有其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脈纒密八  
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者焉而變化之  
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人神巧之所至而  
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  
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  
此者聖代涵煦覆燾之所及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心哉  
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雨別圖以贈

云今真人之行風雨畧相似因倣其意爲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  
則山川回互白雲藹藹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滂霧  
合吾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疋畱連前卻行者送者  
幾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公從  
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報吾君哉  
其可久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天子者耶必亟  
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諷之義處人君親之  
間可不謂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閒筆墨論之也乎真人家慶之美  
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

也羣公之詩可咏而傳也獨二公之意托於翰墨者最為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觀斯圖也故為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顧不偉與

即兩圖之意而發揮之他家亦能見到他手亦能摹寫而氣韻特妙若神龍之變化於九霄則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也

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為道家之教者為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為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為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為是者多以來告而求識焉大抵後國家崇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嘆曰世俗之舉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倜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嘻之曰何哉予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處士星也予鄉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士而嘗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元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

丹者也。若靜能杜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爲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北極。世以次居之。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卽更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窅若孟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爲記者，吾子寧斲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予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仲璠、徧遊名山，歸終茲觀，秩秩有條。理乾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

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手謝眾，卽坐化去。何太師爲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投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汗，祁寒不襲衣。或坐立巖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走而塵不驚人。或從其東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卽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嘗書火字，徹眾思廉輒取筆改火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厦屋。思廉嘗遊戲焉。人或叩之禍福

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申高等。故儒家者。亦信之時。郡守錢竽。尤敬異。守有從父。以從官家居。因竽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貴。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劾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璠歿之歲。歿八日。始斂。肌骨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授以雙筆。遂喜。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以爲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足記乎。予又爲之嘆曰。劉更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好

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顏公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遊。輕舉。後天而終。常托赤松丹邱之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俾刻爲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久。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吳夢樞。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公卿。開遂以宣命管道教。建康泰定乙丑。又拜璽兼護其觀。今住持馬祖堦。因虛一來求文。云取逕甚別。卽其言可以知先生之爲人矣。先生造詣深微。才華絢爛。詞章理學。滙爲一途。而奇傑超曠之思。無所於寓。往往喜借神仙鬼怪之事。以發揮之。方外稿中之文。殆較在朝歸田

而更進矣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有敘來歷起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宏忍生蘄州黃梅卽黃梅爲道場說法度人  
 傳信之衣旣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沒弟子奉  
 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爲大利唐人尊之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  
 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景德中改賜額眞惠  
 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住山始草爲禪厯住者十二  
 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宋之季年國境日蹙漸以邊障受  
 兵州吏民奉師遺體入城求福州果以靈貺安堵不遘鋒鏑而東  
 山見燬於兵旣內附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

於州治之東以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泚掃寺之故基而致工  
焉塔廟庭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  
僧堂方丈鐘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萬奇上人從潘王  
請奉祖還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方爲  
虎溪第一坐通率眾具禮請主其山是時寺之食者眾積弊紛拏  
稱貸以給式至精勵自持大作三門黃金飾題榜作大殿奉祖師  
作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福垣廡次  
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庫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撤而更新之務  
極崇勝給眾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有後古阮家鐵甕等庄或復或

創凡二百餘頃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日完以富鐘鼓鏗訶禪侶雲  
至式致用而有文又修百丈舊規而行之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關  
閫計其經始至於落成纔七年耳何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帥韓某  
總管易某等凡若干人相其成者則大觀惠孚希復也式又曰  
今國家崇尚象教古昔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  
靈實際景運而祖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師將請  
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上人曰覺元曰智承運  
以其事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隴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檀施必親  
又齋沐聞於中宮製金紋伽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之

俾半修塔廟半爲長明燈之費而式亦賜金衣受璽書號曰佛日  
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斬同奉入城又同時各歸故  
山故亦同有伽黎燃燈之賜焉年月日三藏法師具以奏聞天子  
乃賜四祖號曰妙智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詔翰  
林直學士臣某爲文以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某嘗聞諸佛學之  
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爲達磨入中國爲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  
而秀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旣爲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  
荷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會之  
後圭峯密推會爲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卽修爲未

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爲滄仰爲臨濟數百年  
來衍迤盛大濟子孫它宗莫及也東山之爲禪也實始戒戒雲  
門之系也實盛於演演濟之六傳嫡孫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  
佛果勤佛眼遠佛鑑勒南堂靜開祖寧五祖皆得法於此此六人  
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勒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杰其  
所傲發又多大人君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  
盛乎嗚呼自忍師發跡茲山而成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殆法運  
也不然心宗無門之說不絕如縷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  
折哀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缺也况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載



畢事天將啟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爲之銘曰崑崙東山大士  
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眞寶局面不隔精純稟具至湯德眞寶不  
壞過金石流光屬天夕芒白有睹其瞬朝日赫承運出見寶邑國  
來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淨於冰雪色沉沉天宮萬寶積上當星漢  
下連澤九江匡廬在几席鬼神與能龍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豎  
草立刹成勿亟誰其作者行通式臣某著名帝所錫咨爾法界眾  
神伯持地立林各述職祖號具足如帝勅輔我皇元鎮無極  
此文畧具該山原委可爲禪家掌故文筆亦極嚴謹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明宗年號

天曆元年九月庚辰皇帝遣工部尙書臣士宏傳詔翰林命臣某  
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皇帝若曰昔我皇考武宗皇帝撫軍朔  
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弃羣臣仁廟臨御傳至英  
皇當是時權姦用事遊譖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爲地  
也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無苦朕於是  
卑思以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乃捐金庀工卽瓊  
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以畚天地祖宗之昭貺以介福於皇帝  
太皇太后又以綏保其民人焉創始於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

雄麗嶺海之閒鬱為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處常往  
 來於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  
 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某拜手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歷試  
 諸艱殷王高宗舊勞於外蓋雖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  
 天之重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陛下躬冒瘴厲備嘗險阻則其  
 所以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  
 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顧方倦  
 倦君親之思閔閔黎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  
 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照臨

萬國者日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與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  
 咸仰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漢渤  
 之下獨可得而私敢述銘而刻之銘曰於惟聖皇受命自天本固  
 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沐風露以恬以廉貞幹之固旃旃龍  
 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公何私肅肅清宮夙夜俟載而猶固讓  
 至三至再赫乎當陽思舊不忘曰我楚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  
 獲近只親矚下岷巔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既予懷於焉  
 作宮惟天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顯望乃錫嘉名如日之  
 升文臣受詔刻石以徵咨爾島嶼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

元文選 卷八  
鏗。旬。鼓。鐘。來。儀。來。朝。內。嚮。而。趨。天。子。匪。遙。嗟。嗟。遠。人。天。子。念。爾。念。爾。難。食。鹹。征。用。弛。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耄。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閒。伊。邇。蔚。蔚。其。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萬。斯。年。

濡染淋漓無一怯句冗字如出韓昌黎先生手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才能豪杰之士世不乏然猶不足以盡其神氣之秘縉於是有神人仙者黃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道陵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監井之屬至於今賴之其後若朱桃椎王葆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劉浩然碧雲菴道士張全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桀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歲祀於江瀆禮成且還思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蒼乎

其幽默乎其潛萃乎巍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  
茂木清泉瑰石而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爲之躊躇  
入題與前處州紫虛觀記同  
歎息而不能去四山儒學提舉某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  
漢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能  
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雨立至  
大水又以要汪君雨立止歲以不害若夫疫癘鬼怪之撓吾民者  
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  
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  
未始少爲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

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粟米與百工操  
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屋爲殿者二一祠  
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爲堂者幾祠某神爲圓庵及東西屋以居  
修真者而居汪君者曰草堂爲屋若干間門廡廚湔庫庖悉具經  
始以延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  
汪君翛然若不與知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元教嗣師元德真  
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遊青城十年  
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勅賜名曰正一宮正一  
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廣信人今守國大元

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  
名雋河中人嘗在宿衛元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  
為銘銘曰維蜀之都金城噩噩靈關秦闢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  
完最唐閱世千百以安為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久構旋按  
故堵壅繁蠹疵數丁剷除噓噓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乃見牙  
蕪承時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惠肯顧依宰於燥溼疵癘勿威  
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宮敬報神師有  
儼有臨匪僭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邇郡奏朝聞夕出封璽曰咨  
遠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予曷弗從伊祝何秘於躬受福嗟爾眾  
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泰  
可以長久名不虛造是用嘉爾凡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  
宮是詩

起一段從蜀之山川人物頓折說起雄深偉岸卓乎大觀中後  
敘次亦老潔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元教  
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於京師年七十有四  
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於廣信之貴溪將以泰定三年十二月十  
四日甲申葬於南山之月嶠其弟子吳全節以事狀致書虞集曰  
維元教本始於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  
道行願刻石元宮以著無極謹按公諱畱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  
貴溪自高祖戡始上遡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  
餘清峻端重廣額美鬚髯首吐如洪鐘周遊四方見者異之相師

○四○字○增○補○海○篇

曰此神仙宰相也從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  
代天師宗衍入朝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畱侍左右給  
廩餼供張從行幸上祠幄殿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眾  
駭懼詔公禱之立止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病甚詔公禱之  
卽有奇徵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上命公  
稱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道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爲乃號公上卿  
命上方鑄寶劍刻文曰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  
田園命公居之號元教宗師佩金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爲真人  
掌教江南分集賢翰林爲兩院以道教隸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

印宮觀各置主掌為其道者復之無所與上用言者焚道家經裕  
 皇以公言入告上為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  
 廢岳瀆既皆在天子封內即使近臣從公徧祠名山大川訪問隱  
 逸勅百官餞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議開河  
 京城以便漕者未決上召問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  
 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為民先河至於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  
 去帷帳每出郊勅衛士載腰輿歸公是時天下大定上思與民休  
 息公日論黃老治身清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旨意上將命相召  
 公以周易筮用完澤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

臣之合也豫利見侯命相之事也願陛下勿疑完澤既相遂受遺  
 輔立身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誠由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  
 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世祖末命以公舊德屬隆福宮而降  
 福太后又以上意諭公善事嗣君也成宗皇帝履太平之盛致意  
 天人之際以特保其盈謂道家醮設事上帝甚謹既尊信公則命  
 為之如其方終成宗之世幾歲修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  
 真長春兩宮上嘗親祠其章皆親署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  
 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修德行政  
 之事總怨為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用其經錄章醮

加號元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敎事又加特賜上卿武宗皇帝  
卽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卽亟召賜座陞大真人知集賢院事位大  
學士上尋加特進時太皇太后卽興聖宮仁宗皇帝在東宮並待  
以優禮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世祖爲製名與宮記其事是  
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宮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在御猶恆誦  
其言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累朝舊德今爲誰乎未及  
對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元  
教大宗師刻玉爲印曰元教大宗師印上手授公曰以此傳元教  
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

贊進入上親臨視識以皇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真宮  
內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有加  
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列聖恩寵顯榮於臣  
極矣深懼盈滿乞骸骨歸不允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璽書  
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  
室戒囑百十言端坐而逝三日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  
衣事聞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  
來會哭莫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壅填於郊吟亭午霏霧翳日冷  
風蕭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簌簌成冰花縞素如一自



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以下治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戲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屈用集大成謀畧商計勇力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繼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然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為奏其子孫之傳亦既四易况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以高年甚尊貴

每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

句法連用六而字折腰

不為敖惰累聖命公服皆范金為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為衣裳佩綬劍履冠貫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具澣濯上尊大官之餽時至日備而飲食不渝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世拯物嘗密幹於幾微而未嘗以為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器可用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惟謹師友之間雍雍恂恂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諡安惠祖粹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

國諡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  
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諡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其兄子榮祖  
弟子熙祖備宿衛後榮祖以邵武路同知贈其父曾孫秘書少監  
熙祖以衢州路同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  
矣公在集賢時集嘗忝論譔其館敢志而銘之銘曰於赫世祖受  
命維新建德興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靡靡時邁疇克  
永世侃侃張公玉色長身嶷其衣冠作帝外臣小大有位瘁躬課  
效我則無爲作宗元教日星宣明塵波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  
穆穆成宗肅肅武廟歷資寶贊仁考之詔道維賓師貴同孤公彼

有成虧我無汙隆盛德不匱寵亦隨至世多榮富安尊孰儼四十  
七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源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寧  
老棄屣俄去回光斂英飄風流霆往來承乘陟降頽庭列聖在天  
鑒於孫子公在左右申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  
識其封皇錫篆玉宗傳之守尙俾來嗣與國長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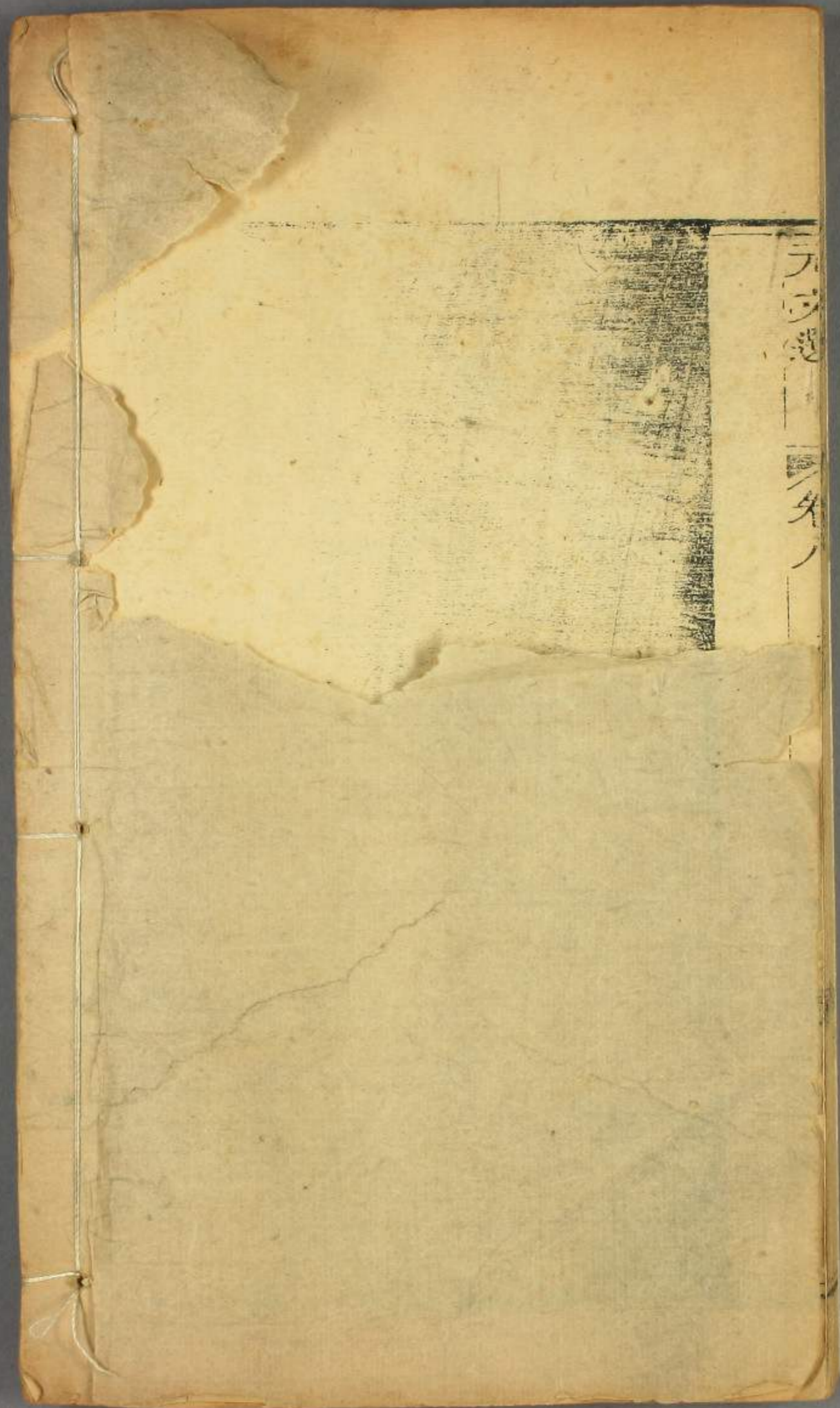
爲元教大宗師誌墓而其所書皆卓卓有關係於國計民生者  
雖唐宋賢宰相亦不過如是手眼特高行文亦極有繩檢讀至  
銘中彼有成虧我無汙隆八字令人望若天人



方寸選  
知八

三

48-12752



元選  
外ノ